



我与平顶山晚报

逢春苑中花自发



作者：袁占才

河南鲁山人，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，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学会会员，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，鲁山县炎黄文化研究会执行会长。出版散文集5部。

全国报林，我首爱读的，当数《平顶山日报》与《平顶山晚报》了。这两份报纸，草灰色调，弥漫墨香，况离得又近，最早到手。尤其晚报，是顺风耳，尽皆身边事，新鲜生动。上班时，我每每把它一折，顺入衣兜，茶余饭后，速览细读。5年前，我赋闲守家，仍年年订它，静享一份安静与从容。眨眨眼，晚报30岁了，伴着它摇曳的脚步，我由青涩将入老迈。想其告别铅火，从纸媒到全媒，拆分组合，更新迭代，一路艰辛，十分不易。但我觉得，鹰城有了这份暖色之花，多了份温馨，多了份开悟，多了份赏心悦目。

相较于报纸，不可否认，网络这个嫁娘，传递信息迅速，查阅资料便捷。但其冲击语言，稀释文学，养人懒惰，

玉石杂糅。它碎片化的灌输，害得我辈丢掉了诗性的表达，让记忆恍若流云。而晚报，彰显地域特色，编辑们沙里淘金，让它像花儿一样开进千家万户。尤其近年，在地方文化的挖掘上，举凡地名故事、历史名人、文物古迹、习俗非遗、文化名片的打造等，晚报不时出奇出新，整版深度解析，让我感受到了鹰城历史文化的厚重和这一方山水的无穷魅力。

晚报之花，数副刊开得最艳。窃认为副刊版面美观，养心养眼。千字短文，所记事情，身边发生，满满的乡音乡恋乡情，接地气儿，有韵味儿。那来稿，经了编辑之手，剪裁修润，莲花一般开在版上，可一赏再赏，甚而剪下久藏。我有厚厚几摞剪报，其中文章，大多是从《平顶山晚报》上剪来的。

更为缘深者，平生亦喜煮文，幸蒙晚报不弃，有那么几十篇，似不惹眼的草花儿，排列其上。遥忆1994年晚报发端，副刊由原在日报副刊担任编辑的张黑吞老师接手。当时，副刊之名起得颇有诗意：“逢春苑”，可不就是栽花的苑园。对于鹰城寂寂作者，这块园地，仿若寒冬春临，久旱甘霖，润得每人春心萌动，蠢蠢欲动。正应了那句诗：“枯木逢春花自发，百鸟含花闹苑中。”试问平顶山的作者，有哪个没在晚报上发过作品？我敢说，大多作者的蹒跚学步都是从日报和晚报开始的。

当年度，承张老师抬爱，我在副刊上首开出6朵花儿：《石人山冬景三奇》《哑巴》《猫悲人悲》《欺骗动物》《风景》《人生一种》。记得每去邮局取稿费，

柜员姑娘都笑眯眯看着我，看得我心像熨斗熨了似的。早年投稿都用手写，我的字潦草，张老师却耐得心剪辑。为赶新潮，我曾写过无标点的散文诗，龙飞凤舞的，张老师一看，气了，原稿退我，并附一言：“请加标点，工整抄写后寄来。”语意有爱有责。及我亦做编辑，方悟潦草之稿，犹人脸长疤，谁愿细看？不扔进纸篓才怪。之后再寄，我笔笔工整，未敢有怠。

记得有次我与王新民老师一同拜望黑吞老师，当我满怀歉疚，说起此事时，他手夹劣质烟卷，一脸笑意，却未发一言。他没说话，但分明他的心与我的心相通着。又有一次见他，他不评我发表出来的文字的优劣，倒提起我多年前投给他的一篇写卖豆芽的稿，说那一篇情真，只是过于粗糙。替我惋惜之情溢于言表。经他一说，我方忆及，早年，我确有过那么一篇习作。未发的稿，作者记不得编辑却还记得，可见张老师对作者的用心。这种编辑精神弥足珍贵。也是因编辑熬夜，后来他的身体被毁了。

30年里，《平顶山晚报》副刊编辑的名字，我熟得不能再熟，只是有好几个没见过面，有的甚而连声音也未听过。但她们发我稿改我稿，改得都贴切，恰到好处。她们耕耘着版面，总想把作者的文字经了她们之手，像花朵一样绽放在版面上。有些作者成了名后看轻咱们晚报的副刊，以为文章上了纯文学杂志才算有分量，我从不同意。总觉得，如今的杂志过于曲高和寡了。衷心祝愿《平顶山晚报》芝麻花开，节节攀高！

冰心一片三十年



作者：杨书欣

河南鲁山人，教师，平顶山市作协会员，曾在《散文选刊》《河南工人日报》《三月》《郑州日报》《平顶山日报》《平顶山晚报》发表散文小说。

确切地说，我与《平顶山晚报》的相处，是29年。

1995年秋天，我师范毕业，在家乡的一所村小学教语文。那时还没有网络，看书只能东找西借，每个月我都会从工资中抽出一部分来买书，但那些书籍远远不够解渴。学校订了两份报纸，其中一份就是《平顶山晚报》，晚报副刊上一篇篇优美的文章顿时吸引了我。邮递员骑一辆笨重的二八自行车隔三差五来一趟学校，每次来，我都急忙迎上去，对送来的报纸特别是有关

副刊的版面逐一核对，生怕有所遗漏。

那时，《平顶山晚报》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我的阅读之渴。送来的《平顶山晚报》，我把喜欢的文章版面按季度整理好，装订起来。孩子们见我常抱着一沓《平顶山晚报》看得入迷，就纷纷提出要求，要我给他们读一读。于是，课程之后，我常挑选一些适合孩子们的文章诵读。那几届的学生毕业几年后见到我，谈及当年那种沉浸式的阅读，还兴奋异常。

校长见我爱好写作，就鼓励我向《平顶山晚报》投稿。我嘴上说着“我哪儿行呢”，心里早就怀揣着一颗渴望的种子。我按照《平顶山晚报》上提供的地址和邮编，把写好的稿件装进信封，骑自行车把信投进乡邮政所门口绿色的邮筒里，期待它散发着油墨的气息回来。

1999年，我到市区参加自学考试。我在晚报上读到过一篇文章，说一位老人经常骑着自行车把写好的稿件亲自交到《平顶山晚报》副刊编辑的手中。我怀揣着几篇认真修改过的稿子，利用考试后的一会儿空闲时间，坐公交车专门赶了过去。到了大门口，值班的门卫询问我有什么事，我犹豫着，羞涩又胆怯，最终，那揣在怀中的稿子经过长途跋涉还是没有交到编辑的手中，就在我口袋里夭折了。

梦想总会生根发芽。2012年，偶然的一次上网，我发现《平顶山晚报》开设了文学论坛。洛水、葛亚夫是我印象中最为深刻的两位作者，他们的文章语言生动精练，常常刚刚发出帖子，就有很多的阅读量。版主则是乡村五月、百花齐放、小黑裙、追梦依几位老师，后来才知道乡村五月、追梦依原来还是鲁山人。2014年微信兴起后，乡村五月还通过手机号码添加我成了他的好友，并通过微信鼓励我坚持写作。

正是在文学论坛上，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态，陆续向《平顶山晚报》投了一些稿件。《买把镊子送母亲》《给母亲洗脚》《看望》《让水流走》《一块煤》《把心驶进宁静深处》等文章，都是在那一年多的时间里通过文学论坛散发出了油墨的气息。为了纪念，有一张稿费的汇款单我在取款之前专门复印了一张保存。那时我已经调到了初中，《把心驶进宁静深处》这篇文章被校长看到了，号召全校老师要静下心来，享受生活。在举办元旦活动时，这篇文章被全文写在了校园里的黑板板上，文章结尾特别标注：摘自《平顶山晚报》。

文学没有止境，与《平顶山晚报》的相处不会停留在29年。30年是我明年的梦想，然后呢，31年、32年……

一年一年，我在《平顶山晚报》的守护下不断成长。

人生不过一二事

◎刘云燕(河北石家庄)

有人说，人生不过一二事，共享月色慷慨、夜风微凉……

我亦在月朗星稀时赏过月色。秋天偶居山野，我站在山野的高处，加了厚衣裳，只等月亮慢慢地升起。细细观察下，那月真的是从地平面“爬”上来的，而且爬的速度并不是太快。它起先只是冒了个头，先好奇地观察一番。然后，才信心满满地将自己的光芒绽放出来。蝉声还若有若无地响着，草里的小虫也低低地欢叫着，似乎在欢迎着“月亮公主”的盛大入场。此时，我感觉特别幸福，感觉生活就应该这样自由、快乐地生活。

在我感叹一生不过一二事时，听到了董宇辉的故事。他说，由于自己工作较忙，生活能力也较差，妈妈就经常来关心他，来给他做些饭。可是妈妈来看他，还得靠运气才能见到她。而董宇辉则是看到了冰箱里那一层层整整齐齐的饺子，以及妈妈留在鞋柜上的纸条：“我来了几天你都不在家，你要注意身体，好好吃饭，好好睡觉。”才知道妈妈过来了。作为妈妈，我也深有感触。儿子在远方，不期望他官位显赫，只希望他可以自食其力，可以好好吃饭、好好睡觉，健健康康地生活。这才是人生中重要的一二事。

董宇辉在一次演讲时说：“你来人间一趟，要去看漫天霞光，要和心上人携手走在街上；你来人间一趟，要去闻田间花香，回家路上，给孩子捎几块儿糖……”人世间，幸福的就是这些温暖的瞬间，历经山河，让你依然感慨人间值得。

人生不过一二事。我们要努力让自己快乐，其次都是其次吧。工作之余，我努力经营好自己的小爱好。在不能旅行的日子里，我读书，容颜不能改变，就改变自己的气质与涵养。我想，那书中的文字一定会滋养我的生命，读着书，思索着，生命仿佛就像我打开了一扇无比精彩的窗子。透过那扇窗，我知道了外面的世界，知道了中国上下五千年的风雨，参悟着生命的意义，与无限美好在书页中相遇。

我喜欢音乐，喜欢弹奏钢琴。音乐是无国界的，而文字的尽头就是音乐，它可以表达人们无穷的情感。在心灵浮躁时，我喜欢安安静静地坐下来，让自己沉醉在曲子中，生活中的一地鸡毛似乎都已经远去，唯有我和音乐相濡以沫，彼此欢喜。

人生不过一二事，让自己简单、快乐、坚强也豁达……

